



郎朗《哥德堡变奏曲》专辑。

来“没劲”。所以，这回郎朗最后非但弹了《哥德堡变奏曲》，还一口气推出了两个录制版本：第一个版本在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一呵而就；第二个版本则是在静谧的录音室完成的。据悉，9月4日，环球音乐集团旗下古典厂牌德意志留声机将于全球发行这双版本的超豪华、4CD的专辑。

“38岁了，但不老。我认为现在正是自己艺术发展的新阶段。”郎朗说。“在呈现这部作品时我全情投入，开启新篇章。作为一名艺术家，我的目标是不断探索自我、汲取学识，同时也给予他人灵感。

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无疑，《哥德堡变奏曲》让我朝

着这个目标走得更向前一步了。”

与巴赫结缘，可以追溯到17岁。当时，郎朗曾在音乐会后即兴为艾申巴赫背谱弹奏《哥德堡变奏曲》，这段经历给两位音乐家都留下了深深的回忆。尔后，郎朗依次向诠释巴赫的领军人物学习，包括指挥大师尼古拉斯·哈农库特、羽管键琴演奏家以及早期键盘专家安德雷斯·斯塔尔。

“《哥德堡变奏曲》既是键盘曲目中最杰出和最有创意的作品，也是最多元的，”郎朗表示，“它使我们能够展现内在的一切，亦使我们意识到什么是缺失的，什么是仍然需要钻研、探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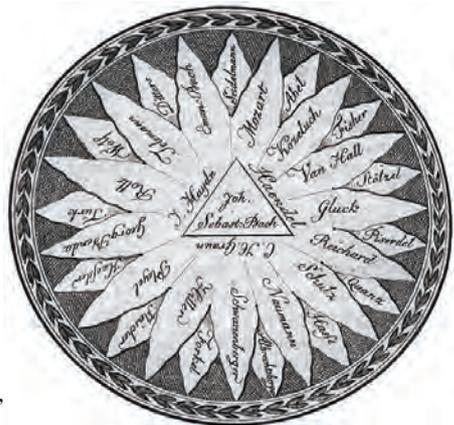
在郎朗开展全国巡演的前夕，《新民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谈新作、谈生活、谈疫情、谈转变、谈领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音乐，总是音乐。

有朝一日要录这个。30岁之后，更是每年念叨一次，哎呀，得录《哥德堡变奏曲》了，然后又“耽误”了……嗯，也不能说是“耽误”，确切地讲，是又学了8年。

这首曲子挑战性太大，你要吃透纯巴洛克的弹法，同时注意即兴的成分。萨拉班德，库朗，从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到瑞典曲式的元素，可谓“一窝端”，还弄了九段卡农（一为齐声的卡农，二为二度卡农，三为三度卡农……达到第九个卡农后，第十变奏为四声部的赋格，之间不断出现创意曲、托卡它、咏叹调等各种形式），纷繁复杂。所以弹这首曲子必须手脑并用，要用心。尤其录音棚里一反复，弹起来必然更加费劲。

我虽然自小练习巴赫，但他的时代、他的文化毕竟离我很远。为

奥古斯都·科曼的 Sun of Composers，巴赫位于中心位置。



巴赫是巨能耍酷的

《新民周刊》：为什么此次选择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此曲演奏上的难点在哪里？

郎朗：都多少年的梦了，倒不是说今年突然就蹦出来的想法。从10岁开始，我就寻思着，